



元青花

一

孙继艺接到父亲电话时正在做生意，不耐烦地问，什么事？我正忙着呢，中午回去说行不行？电话那头的声音激动、兴奋，你赶紧回来一趟，生意让小玉做。快，快点！

招呼老婆过来，孙继艺撇开了小玉向他投来的目光，匆匆骑上电动车飞奔去了父亲家。

客厅里除了父亲，还有两个人。一看就是俩艺术家。一位头发花白，自然卷曲，随意披散在肩上。另一位光头，穿着一件中式衬衫，立领、盘扣，亚麻质地，有飘飘似神仙的虚无感。自从父亲成了“文化人”以后，孙继艺见惯了那些在他看来可以用奇形怪状形容的文化人。这二位的装束不算夸张，在他能接受的范围之内。

您好！您好！孙继艺满脸堆笑上前打招呼。

继艺啊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两位是画家，这是陈教授，这

位是王教授。听了父亲的介绍，刚站直了的孙继艺立刻半曲着腿点头哈腰道：陈教授好！王教授好！

好！好！

这是犬子，没出息。成天就知道挣钱，开了个公司，生意做得马马虎虎，一年能赚上个六七十万吧。

孙继艺微笑着接受了两位教授投来的惊讶与赞赏的目光，谦虚地说，不行，不行，小生意，小生意。边说边站起身来跑进了厨房。虽然他早已习惯了父亲在介绍他收入时的夸大说辞，但是，随之而生的心虚还是会让他不自在，父亲在一串数字后多吹出来的那个零，像一个真空罩，在里面待久了有缺氧的感觉。

继艺啊，这两位伯伯懂古董鉴定。你结婚时带走的那个青花瓷花瓶，我刚才给两位教授介绍了，他们说很有可能是元青花呢。你回去拿来，请两位伯伯给鉴定鉴定。

孙继艺一听，心里一咯噔。若是元青花可就不得了了。英国伦敦的拍卖会上可是拍出了两亿多人民币！不过，这好事怎么会落到咱头上。虽说这只花瓶是母亲从外婆家带过来的，应该有了些年头，但外婆家也只不过是开饭馆的，怎么可能有上亿的古董呢。

他微笑着走出厨房，手里拎着热水瓶给两位教授续上茶，笑嘻嘻地说，呵呵，不是好东西，估计是赝品。

哦？你也懂得鉴定？陈教授甩了甩长发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孙



继艺。

我哪里懂，网上查的。

那你来说说怎么认定是赝品了？

呵呵，我就看着不像好东西，花瓶的瓶口有很多黄色的斑点，像锈似的，我用水洗了又洗，就是洗不掉。上网去提问，有人说这是作假时沁进去的。

始终未开口的王教授听了这话突然站起来，在客厅里来来回回踱了几分钟，走到孙继艺跟前说，听你父亲讲，这只花瓶上绘有人物，你说很洋气，对吧？

孙继艺哈哈大笑起来，是啊，作假的人估计是学西洋画的，好像画的是外国人呢。

王教授没笑，定定地看着孙继艺，直盯得孙继艺心里发毛。过了一会儿王教授神秘地朝陈教授瞥了一眼，慢慢走到他身边，低下头咬着他的耳朵说，这明显是元青花的特点啊！声音虽极细，但孙继艺却听得一清二楚。

陈教授说希望一见。见孙继艺没有动身的意思，呵呵笑着对老孙说，令郎这是舍不得拿出来啊，啊？孙老。

老孙朝孙继艺瞪了一眼，厉声说：还不快回家拿来！

二

两亿！他妈我要是有两亿，先把小玉给休了！这个臭娘们，

成天给我摆脸色看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嚷嚷着挣大钱，老子能挣着大钱还能要你？

孙继艺骑车的速度很慢，但脑子却飞快地转着。他从刚才两位教授的神情中预感到，家里的这个花瓶还真有可能是元青花。

两亿能解决多少问题啊！别说两亿了，一亿也够了呀。先把房贷给还了，再买辆车。然后嘛，解决父亲的问题。他不是想办个人字画展吗，给他办！虽说他的那些字画有碍观瞻，很多人在背后讥讽说，字还没认得全呢，就敢拿毛笔，不简单！孙继艺听了刺耳，但在他看来父亲的确不简单，玩一样像一样。虽说退休前一直待在造纸厂，没在文化圈里混过，但毕竟接触的是纸啊，这文房四宝中，缺了纸哪成？

无论哪种纸，老孙都能说出个子丑寅来，这让他快速地钻进了文化圈。老孙常常感叹说，他的晚年将在纸上耕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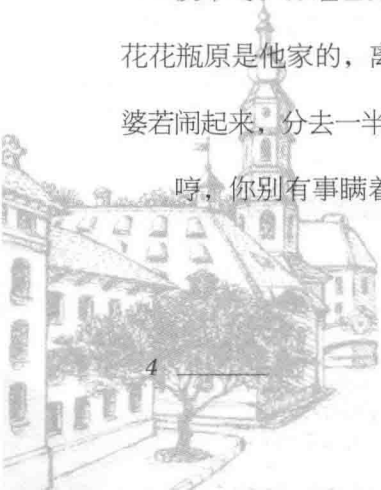
转眼到了家，孙继艺三两步跨上楼梯，掏出钥匙开门。门却开了。小玉双手抱在胸前，斜眼看着他问，你爸叫去你干吗？

你怎么回来了？生意不做啦？谁看着店呢？

你别管，我妈在那儿看着呢。我问你话呢，去你爸家干吗了？

没干吗。孙继艺觉得这事暂时不能让小玉知道。虽说这元青花花瓶原是他家的，离婚，应该算婚前财产，可是蛮不讲理的老婆若闹起来，分去一半也说不定呢。

哼，你别有事瞒着我！小玉丢下这么一句，气冲冲地坐到客



厅看电视去了。

见老婆没有离开家的意思，孙继艺有些坐立不安，不知道如何能拿了那花瓶出门。

小玉边看电视边嗑着瓜子，时不时地斜眼注视着丈夫。当初嫁给孙继艺是媒人介绍的，媒人把孙家吹得好像是这个城市里的首富。据说天井里长的那些石斛值大几十万，还有一个门面铺，一年的租金就够全家吃喝了。最让人心动的是，孙家有古董，古董的价格可不好估，弄不好价值连城呢。

小玉嫁过来一年后才知道，那些值钱的花草一盆都卖不出去，所谓有价无市。门面确实有一间，但位置偏僻，一年的房租也就万把来块，别说养活一家了，就他们小夫妻俩，若靠房租过日子一日三餐都不能带荤腥的。孙继艺脑子还算活络，门面不租了，自己开店。夫妻俩都没工作，成天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。和父亲商量开个包子铺。老孙劈头盖脸一顿训斥，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开包子铺吗？你爷爷可是文艺工作者，戏曲唱词背得滚瓜烂熟，算得上是知识分子，当初他给你起继艺这个名字就想你将来能有点出息，继承点艺术细胞，你倒好，不学无术。你开包子铺？敢给我丢这个脸，就永远不要叫我爸！

孙继艺无奈，东拼西凑了十来万块钱，装修了门脸，本想随了父亲的意思开一家与艺术相关的公司，可是，孙继艺身上确实没有一点点艺术技能，最后开了一家“盛隆科技有限公司”。名片

上他成了总经理，其实就是夫妻店。公司里最值钱的是一台二手复印机，另外还有一台电脑、一台打印机。平时接一些名片制作的活。一年下来，非但房租没挣回，水电、工商管理还花出去不少。小玉急眼了，立刻到小商品批发市场进了一批货，什么小电扇、复读机、打火机、电池等等什么都卖，又借钱买了个冰柜，夏天卖卖冰棍、汽水什么的。

孙继艺继续做他的总经理，复印、打印的活照接，卖电池、卖冰棍的小生意也做。买卖虽然不大，但日子还过得去。孙继艺不是不想改变现状，正儿八经地做个总经理开一家公司。可是，开公司需要投资，这钱从哪里来？

小玉的心理落差特别大，婚前觉得嫁过来便是富二代，该享受富人的生活。如今的日子和在娘家没什么区别，心里的怨气便时不时地冒出来，讽刺挖苦的话常常刺得孙继艺暴跳如雷。

你说我是骗子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媒人说的话就代表我们家说的了？她吹牛就是我们家吹牛了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就凭你这五短身材还想嫁个富二代？

吵了两年，儿子出世了。孙继艺突然变得沉默了很多，不管小玉如何吵闹，他要么摔了门出去避避风，要么跑回店里上网。

三

你怎么还不过来啊？父亲来电话催了。孙继艺想了想走进房



间，拿出一件棉袄，小心地把花瓶裹好。

你拿花瓶做什么？小玉突然出现在房门口，孙继艺吓了一跳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拿了花瓶就走，边走边瓮声瓮气地说，你别管。

王教授捧着花瓶，细细地打量着，一会儿闭眼沉思，一会儿点头晃脑，嘴里还发出了啧啧声。老孙站立在沙发前，屏住呼吸，眼睛随花瓶的转动不停地移动着，孙继艺蹲着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像虔诚的教徒，等待上帝赐给他福音。

是个好东西！王教授把花瓶递给了站在一边的陈教授。

孙继艺手心有些出汗。

孙老啊，我看这花瓶像元青花。像！十有八九是！我建议你去北京做个鉴定。陈教授把花瓶轻轻地放在茶几上，接着说，北京文物鉴定中心我有朋友，你什么时候去，我帮你引荐。

老孙连连感谢，让孙继艺在市区找了一家最豪华的饭店，热情地款待了如财神一样的两位教授。

孙继艺喝得醉醺醺的。小玉见他直往房间走，立刻喝令他睡到沙发上去。孙继艺大声说，老子的家，爱睡哪儿睡哪儿。哼……你他妈给我放乖点。把老子服侍舒服了，给你两千万滚蛋……

小玉没见孙继艺这么横过，今天行为反常，一定有事！小玉想，何不趁他酒醉，套出话来呢。

这一套，小玉呆了！家里原来有价值两亿的宝贝！紧接着她又怀疑起来，这家伙兴许是喝醉了，胡言乱语吧。两亿！两亿是

多少啊？万后面是十万、百万、千万，九千九百九十九万后面是一亿？小玉不停地在扳指头，头有些晕，脸颊绯红，也如酒醉了一般。不行，我要打个电话证实一下。

拿起电话，小玉又犹豫了，孙继艺的爸爸可不好对付，那是个老狐狸，而且顽固得很。家里凡事都是他说了算，他瞧不起自己的儿子，更瞧不起和他同一个单位退休的老伴，对老伴呼来喝去。备感压抑的老伴在儿子结婚那年就辞世走人了。

怎么办？孙继艺的鼾声让小玉心烦意乱，她很想用一盆凉水浇透熟睡的丈夫，让他清醒地告诉自己那两亿到底是不是真的。还是给妈妈打个电话吧，要不然今天这觉可是无法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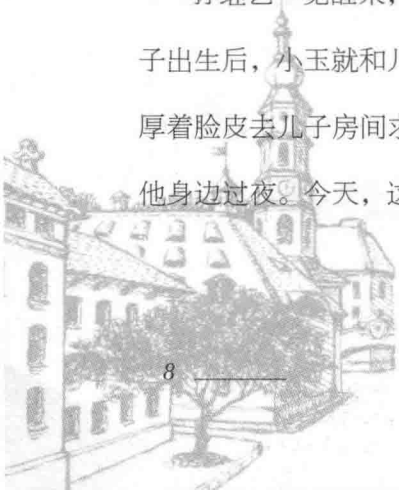
小玉把情况大致说了一遍。电话那边传来了父母两个人的声音，一个说，丫头啊，你有好日子过咯，我早听说他家有文物呢。另一个比较冷静，问，现在那个花瓶在哪儿呢？

花瓶被继艺拿走后就没再带回来！

这个花瓶你可要看好了，这应该是他们孙家的聘礼。结婚时给的，那是给你的！懂吗？！

放下电话，小玉更加六神无主了。

孙继艺一觉醒来，发现老婆躺在身边，有些不太自在。自儿子出生后，小玉就和儿子睡一个房间了。他若想过夫妻生活，得厚着脸皮去儿子房间求她过来，完事后小玉立马走人，从不待在他身边过夜。今天，这是唱的哪一出？孙继艺的头胀胀地疼，用



手指猛按太阳穴。

醒了？昨天喝了多少酒啊？

几点了？儿子呢？

我爸爸过来把他送幼儿园了。你再睡会吧，店里有我妈看着呢。小玉拿了一个靠枕放在身后，半坐起来，伸长一只手臂绕过孙继艺的头，帮他按揉太阳穴。

我昨晚……没胡说吧……

没有啊，一到家就呼呼大睡，我给你擦洗了，你始终没醒。

哦——孙继艺松了口气。

小玉把孙继艺的头扳向自己。孙继艺的整张脸便埋进了小玉的怀内。

气息奄奄的夫妻之情，在小玉水一样的柔情中，忽然像春风吹开了冰封的河面，流淌出涓涓细流，孙继艺的眼前浮现出小玉的种种好来。

洗完澡的孙继艺神清气爽，酒后的头疼说消失就消失了，他知道这与自己将成为亿万富翁有关。一想到亿万富翁，孙继艺笑出了声。

四

老孙到公司找儿子，却见小玉的妈妈坐在店里。他不想搭理这个亲家。与无知无识人对话，是一件异常痛苦的事。他如今可

是文化人啊，而亲家只不过是一个街坊大妈，曾经为他在外自夸即将成为了著名的书法家而奚落过多次。什么什么？还著名的书法家呢？那几个破字我也能写啊，我看哪，他那俩字还不如小学生呢。别糟蹋好纸好墨了，宣纸可贵着呢。老孙听后，心里虽非常窝火，但还是显示出了文化人的修养，哈哈一笑了事。

继艺呢？老孙站在门外面无表情地朝店面里送进去一句话。

亲家啊！小玉妈妈的热情让老孙猝不及防，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一步。哎哟，快进来啊，吃早饭了吗？我让老头子给你做个烧饼去？

老孙推开小玉妈妈抓在他胳膊上的手，冷冷地问，继艺呢？

哎，亲家，昨天是不是有人上门收古董了啊？两亿啊？

老孙先是一惊，紧接着心里突然舒坦起来，有报了大仇后的快感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！是啊，你都知道啦？哼，呵呵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家的好东西可多着呢。小玉成天闹着要继艺挣大钱，你看我着急了吗？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家啊？你去打听打听，这个城市里怕还没有不知道我们孙家的。小玉这孩子啊，唉，目光短浅哪，你看把我们家继艺给逼的，小小年纪都有白头发了。

是啊，是啊，我回头好好说说小玉，目光短浅，目光短浅。您到底是文化人啊，见识和我们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

老孙就像三伏天里吃了雪糕一样舒坦，抬起脚，迈进小店，背着双手，四处打量着。自从小玉把公司变成小卖部以后，他就



没再踏进一步。

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孙继艺见父亲站在店里有些吃惊，车子没锁，就跨进了门。

继艺啊，我看你这公司要扩建，把旁边的两个店铺盘下来。或者，重新选个地址……嗯，我看，还是买个写字楼吧。

孙继艺偷偷看了一眼丈母娘，见丈母娘满脸堆笑地跟在父亲身后，他一下明白了，父亲一定已经把元青花的事说了。

小玉一改懒散，成天围着锅台转。孙继艺不仅对窗明几净的家有陌生感，并且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娶了个老婆。小玉甜腻的爱，让他成天像灌了蜜。孙继艺终于明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。他知道小玉的变化来自于那两个亿。这事本想瞒住小玉的，可孙家有人上门收古董的事情在他们小区，甚至是整个小城里已经不再是秘密了。

孙继艺想，女人想过好日子天经地义。小玉的变化可以理解，若她一如现在对自己这般好，休不休的也就无所谓了，娶谁还不都为过日子吗。不离婚还有一层好处，两亿人民币就不可能被拆分，她的就是我的，这肉永远烂在锅里。

小玉说，什么时候把花瓶拿回来，我们去趟北京吧。孙继艺说，不急。老爷子说了，这古董没人和我们抢，他死了，连家里的老鼠都是我们的。小玉说，等他死了，我们也都老了，我们老了还能享受那两个亿吗？孙继艺觉得有道理，可是怎么和父亲要

回那花瓶呢？父亲已经明确和他表示，花瓶放在他那儿，等他归西后才会当传家宝一样地传给他。

小玉说，你爸也真是奇怪，花瓶已经给了我们了，怎么还收回去了呢？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他可是亲自交到我手上的，我可一直把它当作聘礼的。说着说着竟然抽泣起来，你看我和你过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了，还给你们孙家生了儿子，现在明明可以让生活过得好起来，可你爸……

孙继艺不耐烦地说，好吧，好吧，明天我去和我爸说说。

老孙答应儿子先去北京做个鉴定，但他坚决不同意现在就卖了花瓶。孙继艺说，把花瓶换成人民币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比如开公司，买写字楼的事；家里房子还贷款的事；还有给老爷子开画展的事等等等等。老孙说，现在元青花的价格在不停上涨，再过个十年八年，说不定要翻它一倍。开公司的事情，确实是大事，要抓紧办起来，可以先和亲戚、朋友借钱买房子嘛，给利息，而且要比银行利息高。别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价值两亿元的古董，不会不借。

老孙一向强势，向来说一不二，孙继艺从小被父亲管教，即使在叛逆期时都没能对父亲叛逆过一天。孙继艺想，对待顽固的老爷子只能智取不能强攻。

半年后，老孙终于答应了去北京。当小玉得知不会带上她时，有些不高兴，本想哭闹，但为了将来的好日子还是忍住了。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为丈夫送行。

给我买个欧米茄。

行。我给你买。孙继艺说。

两万多呢！

小意思，买！

你个败家的玩意儿。我试你呢，两万块够买四个大电视了。你可给我把钱都带回来，不许乱花。听到没？！小玉娇嗔地白了孙继艺一眼。

孙继艺嘿嘿一笑，把钱给你带回来，那钱可是我的。他这么想着，却没说。不必伤了夫妻感情，小玉的温情让他体验了久违的美妙，这半年来，生活的变化让他觉得自己像一棵树，正逢春天，每日都是生机勃勃的。

五

陈教授说，孙老啊，您这古董打算怎么处理？老孙犹豫着不知如何作答。一边的王教授说，陈教授，我看这样吧，先带他们去鉴定中心。若真是元青花，可别急着处理，得找家好的拍卖公司，拍个好价钱再出手。

对，对对，不急不急，先鉴定，再做打算。

孙继艺把一个双肩包跨在胸前，双手托着鼓鼓囊囊的包身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，活像一个孕妇。陈教授上前摸了摸孙继艺的“肚子”笑呵呵地说，好，这样好。一路上就这么抱着？

挺累人哦。

不累，不累。孙继艺确实不累，但心累。一路上兴奋与不安这两种情绪交替着出现，一直在折磨他。随着汽车的飞驰，越接近北京，不安的情绪越发占了上风。

鉴定中心的大厅里有很多人，其中有好几个如孙继艺一般，双手抱着隆起的“肚子”。孙继艺好奇地打量着他们，就如同在照镜子。

两位教授说，你们在大厅等一会，我们进去找熟人。

大厅里充满了一夜暴富的紧张气氛，那些怀揣着宝贝以及陪在一旁的人，无一例外地朝着那扇通往富裕的大门张望，每个人的头顶上都盘旋着一双梦想的翅膀，循着相同的轨迹一刻不停地扑棱着。

老孙找到一个位置，招呼孙继艺过去。孙继艺小心翼翼地坐下后，朝左右两边看了看。左手边坐着一位白发老者，捻着下巴上稀松的胡须，他朝孙继艺的“肚子”看了一眼说，是个大家伙嘛。

一个花瓶。你也是来鉴宝的？

白发老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

你的宝贝……

见孙继艺一脸好奇地看着自己，白发老者伸手从怀里掏出来一只小瓷碗，轻描淡写地说，哥窑。

孙继艺自从家里有古董以后，上网恶补了相关的知识。一听说哥窑立刻来了兴趣，凑过脸去，细细地打量起来，这是宋代的？

好眼力啊！白发老者侧头看了一眼孙继艺，你看啊，这碗上的冰裂纹有明显的金丝铁线。这釉里还有气泡，看到没？这里，这里。这明显就是宋代哥窑的特点，叫作“聚沫攒珠”。古董是有灵性的，只有有缘人才能一眼认出。小伙子，不简单啊。

孙继艺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你也是被介绍到这里来鉴宝的？

是啊，推荐我来的人说，这家鉴定中心最具权威性。

正说着，王教授急匆匆过来了，孙老，来来来，跟我来。

老孙与孙继艺立刻站了起来，跟着王教授走到一边，王教授低声说，我给你找了最权威的高主任，他亲自给你们做鉴定，上上下下都招呼过了，不用排队，来，拿着这个号牌，赶紧进去吧。

老孙有些紧张，突然发现路都不会走了，两腿僵硬，脑浆似乎被凝固住一般，晕晕乎乎地跟随儿子走到了大门口。

对不起请出示您的票。父子俩被保安拦下了。

老孙用询问的眼神看向不远处的王教授，王教授连忙上前说，啊？你们还没买票啊？赶紧去买，想找高主任鉴定可不容易，已经不用你们排队了，还不快点！

老孙噢噢地答应着，忙不迭地去找售票窗口。不一会儿，老孙手里拿着一张入场券回来了。孙继艺问怎么只买了一张。老孙把儿子拉到一边小声说，一张票三百块呢。你在门口等我，我一

个人进去就行。

孙继艺想说父亲抠门，马上都有两亿了，还在乎这么点小钱，但想想，毕竟那两亿如今正像个待产的婴儿，没出世前，谁也说不清啊。

穿过黑色的大门，进入空旷的大厅，里面有些昏暗，只有在最深处的一张长条桌的上方有一排雪亮的灯光。灯光照在白色的桌布上，让老孙感觉像进了手术室，高主任以及坐在他左右两边戴着白色手套的助理看上去像医生，正等待解剖千年的古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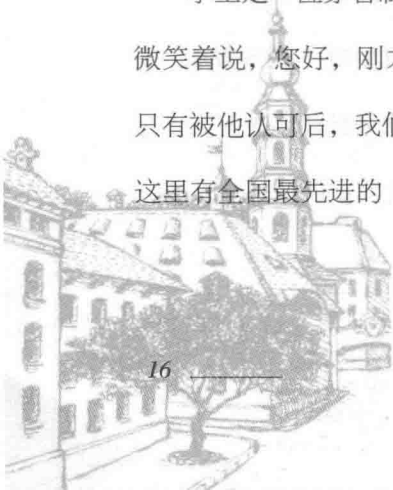
老孙慌张地走向长条桌，仿佛即将躺上“手术台”的是他而不是他怀里的那只花瓶。

你的这只花瓶我们初步认定为元青花。经过一番折腾，高主任终于给出了结论。

老孙听到自己喉咙因为痉挛而发出的古怪声，他极力克制住情绪，轻轻地、奋力咳嗽了一声，然后颤抖着双手准备去抱桌上的花瓶。

不过呢，你最好再做个“技鉴”。小王，你来给他介绍一下。高主任边说边脱了手套，走入大厅一侧的小门后便不见了。

小王是一位穿着制服的年轻姑娘，很有礼貌地走到老孙跟前，微笑着说，您好，刚才我们高主任已经用“眼学”帮您鉴定了，只有被他认可后，我们才推荐您做进一步的科学技术鉴定。我们这里有全国最先进的“技鉴”仪器，请您到大厅交完款后到一号



“技鉴”室。

还要交钱啊？交多少钱啊？

“技鉴”的费用是两千元。如果您要出具鉴定证书，那需要另外收费。

鉴定证书要多少钱？

刚才高主任说您这是元青花是吧？元青花的鉴定证书一般情况下收取一万。

老孙头晕得厉害，稳定了一下情绪说，我和儿子商量一下。

孙继艺见父亲走路有些踉跄，连忙上前搀扶。急迫地问，专家怎么说？

元青花。
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快把我吓死了，这么好的事，怎么这副表情啊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没戏了呢。爸，爸！两亿！我们有钱了！孙继艺说两亿的时候尽管压低了声音，但因为兴奋而喷涌出的语言有些变样，尖细得如硬币划过了玻璃。

老孙被儿子感染了，一扫刚才没有鉴定证书的阴霾，激动得有些想哭。

这时，王教授与陈教授双双出现在父子俩面前，低声祝贺道，恭喜，恭喜啊！孙老！这么好的东西，可要收好咯！

是啊，是啊，谢谢你们了！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！走，我们找个饭店吃饭去！